

潮汐的刻度：重審中西文明互鑒的失衡與重構

吳志良

無論你理解不理解，歷史的長河總在不對稱的河道中奔湧，中西文明互鑒也如是。當利瑪竇在明末繪製《坤輿萬國全圖》時，中國士大夫驚嘆於世界之廣，卻未曾預見這張地圖將如何改寫文明對話的規則。自十九世紀始，西學如潮水般湧入東方，而中學西傳卻似細沙淤積於他者的河床。這種失衡非偶然，而是權力、技術與文化敘事交織的必然。

從朝貢體系到殖民秩序，實為歷史權力的傾斜。

「厚往薄來」朝貢體系下的「天下觀」，曾以華夏為中心編織出一張文化輻射網。但工業革命的蒸汽機轟鳴，徹底顛覆了舊秩序。一八四〇年的炮火不僅轟開中國口岸，更撕裂了傳統文明的自信。嚴復翻譯《天演論》時，刻意選用文言文的雅正，卻難掩「物競天擇」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弱者須向強者求生存法則。這種單向學習模式，使「師夷長技」逐漸異化為對西方現代性的全盤承認，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折衷在甲午戰敗後顯得蒼白無力，令幾代人深感迷惘。

殖民者不僅帶來商品與槍炮，更植入了一套知識等級制。西方傳教士在創辦新式學堂時，將幾何學與《聖經》並置教授；東京審判採用英美法程序，卻無人追問《唐律疏議》中的東方法理。當文明對話淪為「先進」對「落後」的啟蒙，中學西傳便失去了平等對話的基石。傳播話語權的丟失，無可避免。

從活字印刷到數字霸權，體現的是媒介與技術的不對稱。

古登堡印刷術催生了西方的知識平民化，

而中國直至十九世紀仍依賴雕版與官刻系統。這種技術代差直接影響了思想傳播效率：達爾文《物種起源》問世十年即引發全球論戰，而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直到二十世紀才被系統譯介。更深的裂痕在語言層面蔓延——英語借殖民網絡成為世界語，而漢語的方框字始終被視作需要破解的密碼。理雅各譯《論語》時，用「benevolence」對譯「仁」，將儒家核心概念鑰匙定在基督教倫理框架中，這種轉譯損耗至今仍在西方漢學界投下陰影。

數字時代看似打破了物理邊界，實則強化了世界既有權力結構。互聯網協議（TCP/IP）誕生於美國國防項目，社交媒體算法內置了西方價值觀偏好。當TikTok試圖重構傳播秩序時，即刻遭遇「數據安全」的審查——技術標準從來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主權的延伸，甚至是文化霸權的張揚，強化了文明對話的不平等性。也正因為這樣，DeepSeek的出現才會引致世界不尋常的關注和反應。

被重構的現代性譜系，映射出意識形態的敘事競爭。

西方將現代化進程包裝成普世神話，把科學、民主與基督教倫理捆綁銷售。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將中國落後歸因於「理性化不足」，卻忽視科學制對知識流動的千年推動。這種敘事策略，成功將非西方文明貶為現代性的註腳：日本脫亞入歐、土耳其凱末爾改革，無論成敗，都在印證同一條「進步」路徑。

冷戰鐵幕加深了這種認知鴻溝。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但在西方媒體筆下，這成了共產主義擴張的修辭掩護。當福山宣稱「歷史終結」時，中國正以



◀澳門大三巴牌坊。

「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解構着單一現代性神話，可惜這種突破長期被困在「中國例外論」的學術繭房，直至今日還為西方「百思而不得其解」，甚至成為修築「小院高牆」的理由。

在解構與重建之間，重構對話還有可能？

文明的真正互鑒，需從知識考古開始。敦煌遺書中的景教文獻證明，盛唐長安早有過三夷教並立的宗教對話；萊布尼茨從《易經》悟出二進制，卻未阻礙他創建微積分。這些被遺忘的互鑒時刻，恰是打破「西方中心論」的鑰匙。

當代技術提供了新路徑：人工智能翻譯正在攻克文言文機器處理的難題，區塊鏈技術或可構建去中心化的文化認證體系。更關鍵的是學術話語的重構——當清華簡研究顛覆《尚

書》傳統認知，當夏威夷大學嘗試用「儒家角色倫理」替代康德倫理學範式，一種真正的平等對話才可能萌發。這樣的時刻，即使還沒有到來，也越來越近了。

大家都期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我們則更心平氣和，盼望超越漲落的潮汐，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交流。

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神話」與伏爾泰推崇的「東方哲人」，不過是西方構建自我的鏡像。今日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是如何讓《論語》比肩《理想國》，而是能否在量子計算機與射電望遠鏡的時代，重新定義文明對話的話法。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當泰晤士河學會欣賞長江的泥沙俱下，當塞納河畔願傾聽黃河的九曲回腸，人類才可能書寫超越「東漸」與「西傳」的新文明史，譜寫世界新的知識圖譜，描繪人類新的文明圖景。

全面關稅戰打響之際，面對極限施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風高浪急處，唯破壁者能開路，唯織網者可渡人。我們在林則徐「開眼看世界」、孫中山首見「大海之浩瀚」的濠江之畔，在媽閣廟的晨曦和大三巴的餘暉中，信心滿滿，翹首以待。

捲起春天(下)



自由談
王燕婷

清明節前一天，胡蘿蔔、高麗菜、菜球、豆乾以及魚羹（拳頭母最佳），得提前一天切絲備好，平鋪在米篩上，放在木架置於廚房的通風處。花生與白糖做的粉末，綠色的海苔和粉絲經油炒過，芫荽也洗淨了。隔天一早，上街買豆芽、三層肉、豬肝、海蠣。三層肉、豬肝汆過熱水，海蠣拌地瓜粉煎成海蠣煎，雞蛋和着韭菜煎成餅，然後全部切成細條狀。紅、綠、黃、白、灰，顏色各異的菜餚，一碗碗備好，米飯也是必不可少的祭品。把這些祭品用籃筐裝好，挑着去各自的祖厝祭拜先人。表達對祖先養育之恩的緬懷，又祈望祖先庇佑子孫，福蔭後代。

祭拜完，這些肉、菜、海鮮全部回鍋加熱，變成了大雜燴。不同的食物在鍋裏加熱，草木、海鮮、肉類的甘甜與芬芳，互相雜糅。尤其是越煮越軟爛的胡蘿蔔，提味的效果極佳，簡直是潤餅菜的核心靈魂。再來備好一組「神仙搭配」，芫荽、海苔、花生碎拌白糖等物，芫荽的甘香、花生碎的濃香以及白糖的甜香，混雜了海苔微甜微鹹之莫名其妙的海味，使得潤餅菜不僅有了靈魂，而且有了奇妙味覺的加持。

做好一鍋潤餅菜，程序委實有些大費周章。而要將這麼多的餡包捲成一束，也是一門技術活。薄薄的潤餅皮攤平，撒上一層酥脆的米粉海苔，舀上幾勺胡蘿蔔等燴煮成的主餡料，花生白糖粉末在上面，再點綴一些芫荽，先把左邊的潤餅皮摺到中間，再把底部的潤餅皮往

上摺，然後將右手邊的潤餅皮往中間合，捲成圓筒狀，雙手握好，一卷美味的潤餅菜就成了。如此這般，整個過程似乎在為春天這個「嬰兒」裹上襪襪。

包潤餅菜這一環節，也很考驗一個小孩的動手能力。剛從街上買回來的麵皮裹着米香，卻在歸家途中被水汽沓成疊疊的書頁。小孩手拙，要完整地揭下來，頗費功夫。經過年復一年的仔細觀察，反覆練習，甚至因為撕破多張潤餅皮，被勒令自己吃下去後，孩子們逐漸掌握了其中的奧秘。先順着潤餅皮的邊緣，往裏撕開一小截，然後掂量着，哪一邊更容易撕開，按住另一端，麻利迅速地分離出一張極薄的潤餅皮來。配的海苔與花生末比例也得合適，海苔的數量剛好可以吸附菜餚的汁，花生末不能太多，糖分過多滲入潤餅皮，皮很容易破。菜餚舀多少合適呢？菜太少，你可能裹起來比較容易，但是皮多了菜的味道就不足；也千萬不能貪多，菜太多就是勉強包起來，還沒等你下口，那潤餅皮就炸裂了。

只有當一系列程序都處理得當，你才能盡享那草木混雜着鮮美的肉與海鮮一起釋放出的接近春天的甘甜氣息。你會在一次又一次獨立完成包潤餅菜的快意中，找到類似於庖丁解牛那種志得意滿的感覺，加之，此時脆的、甜的、鹹的、滑的、酥的等各類不同口感的味道在口腔裏同時炸開，可謂身心皆爽，欲罷不能。

清明節這繁瑣的潤餅菜包裹儀式，更像是閩南人千百年來與春天簽訂的契約——把所有潮濕的、易碎的、轉瞬即逝的春意，再糅合遷徙與思念的種子，穩妥地捲進溫柔的春繭裏。



君子玉言
小杏

我跟母親商量，外面的花開得可好看啦，想不想去看看？不然下周又要去住院了，周末大風，出不去門，大風一吹，恐怕花都吹掉了。問了兩次，母親都愉快地答應了。

周四上午辦好住院手續，趕回家，接上母親去看花，和芹陪著一起照顧。本來想去綠堤公園，但路上時間長，怕母親堅持不住，改去陶然亭公園。給媽媽換上運動服、戴上帽子，嘿，老太太立馬神氣十足！公園裏繁花盛開，湖水平靜，母親說這麼多花，真好看！湖中蛙鳴聲聲，母親說我特別喜歡聽蛙叫聲。我說，我在好幾個地方發現，蛙聲也有地域口音，廣東的蛙鳴是咕咕咕的，四川宜賓的蛙大嗓門，吡吡吡；夏威夷的蛙鳴像小鳥叫，啾啾啾的。媽媽說：真的啊！轉了半個多小時回家。母親有點累，但心情挺好。

周五和芹去醫院覆查，我在家陪媽媽。照顧媽媽吃了蛋白營養素，一點艾餃。早起媽媽的狀態又低迷鬱鬱，我攙扶媽媽躺下休息。用藍牙音箱播放音樂，特意把音量調大聲，讓媽媽能聽到。我坐在客廳，媽媽在臥室，家裏十分安靜，只有音樂充滿整個房間。「因為夢見你離開 我從哭泣中醒來」，《一生有你》的這一句歌詞，一下子觸動了我，我走到衛生間用毛巾捂住臉，無聲地哭泣，不敢讓媽媽聽見，也不敢走進臥室，我只想讓媽媽聽見音樂的旋律。

音樂洋溢房間，悠揚的、恬靜的、深情的、歡快的，然而悲傷卻總像一道尖銳的裂隙，穿過旋律的音符，我覺得心口痛……

我多盼望此刻躺在臥室的母親是健康的、快樂的，眉頭是舒展的，心情是平展的。聽着音

回歸溫暖

樂、看着窗外的玉蘭樹，然後慢慢自己走出來，跟我說這說那，隨手拿一點水果、小零食吃，然後拿起手機看一看，發發信息、點點讚……

我找了两本小說，陳彥的《主角》、葛亮的《燕食記》，跟母親說，這兩本書很好看。然而母親翻了翻就放下了，說沒心情看書。

我束手無策。我們千方百計找醫生、買各種蔬果各種營養品、燒各種菜，母親不僅吃得很少，並且蛋白質嚴重攝入不足，包子只吃一點皮、炒蛋只吃極小的一塊、肉幾乎不吃，全營養素要求六勺……血象指標十幾項異常……還總是愁容滿面，也不願意起來活動，睡着時不停說夢話，可見心裏壓了多少心事……我不知到底應該怎樣開解母親，設身處地地想想，叫一個八旬老人坦然面對，真是一件說者容易做者難的事。其實我自己也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心力交瘁，咳嗽得厲害，嗓子啞得說不出話。

預報說可能有九級以上特大風力，得預備一些蔬果。我囑咐母親躺在床上先不要動，自己到樓下菜市場買了一堆菜果。爛手藝炒了個雞毛菜，用的老抽，色香都不行，味道勉強算有點鹹味，母親居然吃了好幾口，沖的營養粉也喝了，精神好一些了。



吃點東西後，母親在沙發上坐了會兒，我暗自高興音樂終於把母親「吸引」出來，跟母親開玩笑：「女兒做的破飯，老媽還挺捧場哈！」母親眉頭舒展，一邊聽音樂一邊和着拍子微微頷首，很享受的樣子。

母親的好狀態一直持續到晚上，問十級大風怎麼還沒到？叫和芹不要把窗簾全拉上，留半扇，看看窗外的樹怎麼聞風起舞。我們說老太太又開始操心閒事、關心國家大事了，說明見好啊！

周一上午入住第二住院部，開始身體機能調理治療。醫生們都很好，一個一個過來問、過來鼓勵老太太。妹夫從新加坡專程趕過來，故意不讓我們提前「透露」風聲，要給媽媽一個驚喜。我把妹夫從電梯悄悄帶到病房，妹夫「快閃」在母親面前，果然媽媽喜出望外。妹夫哄媽媽說來出差，順道看看媽媽。母親中午吃飯的勁頭就大不一樣了，她自己也開心，像孩子一樣，告訴我們：我吃了半盒菜，半個芸豆卷。

和芹回杭州了。周二一早，我問護工，老太太夜裏怎麼樣，護工說很好。下午煲了百合麥冬雪梨蓮子羹給媽媽拿去，媽媽的神態輕鬆、氣色紅潤，面帶微笑，一一歷數今天中午吃了什麼、晚上吃了什麼，蛋白粉也喝了，在樓道裏踮了幾趟，得到了醫生護士的表揚。明天的三頓飯也訂好了。媽媽好，我們也釋然了。

師長小波約我參加老朋友茶敘，抽空跑去。大家很高興，我也很感慨。我想讓自己從悲傷的情緒中抽離出來，在友情的溫暖中，回歸朋友圈，回歸輕鬆親切的氛圍，回歸思維火花的碰撞。我用茶一一敬大家，面對師長摯友，還是忍不住落淚，此時淚水是溫暖的。

◀北京春天的繁花。

作者供圖

北歐海上人家



柳絮紛飛
小冰

去年仲夏的一天，在挪威奧斯陸附近的小島Hovedoya，走出它蒼翠的叢林，看見了大海。水邊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男一女在曬太陽，旁邊有一條狗。島上人煙稀少，剛才在叢林裏有點迷路，見到人，不緊張了。

「Hello！歌會兒吧。」一位女士招呼道，他們好像沒有什麼生分感。

「好耶！你們是當地人吧？」

「是啊，我倆是夫妻。我們的家就在船上。」她指指丈夫，又指指水邊一溜房船中的一艘。我見過房船，那天我見識了房船。

「家在船上？」「是的，我們有兩個家，都在船上。」

「陸地上也有家吧？」「沒有。都在海上。」

上。」

「這麼浪漫！」「我們生長在海邊，喜歡往海上。我是水手，在政府的北極科考船上服務。」那先生開口了。

「現在夏季正好去北極。今天不工作嗎？」「三個禮拜的夏日假，快結束了，下個禮拜返工。」

「又要去北極？」Joy好羨慕。「那是我的工作。我們是一支專業科考隊，有極地探險家、生物學家、冰川學家，主要考察北極物種和水資源變化。」

「我們有一個朋友姓楊，做長江水資源保護，中國的長江，知道不？」阿鄒問。

「知道，一條很美麗的大江。」

他們健談，我們也何嘗不想聽點什麼。

「你們從哪裏來？」「她從洛杉磯來，我倆從香港來。」我指了指Joy又指先生。

「挪威的夏季真好，上班族三個禮拜的帶薪假，旅行遠足，划艇垂釣，靜坐曬太陽。夏季真美，但是冬季幾乎是極夜，又冷又黑又漫長，難受不？冬季怎麼過？」Joy問。

「也按作息時間呀，該工作工作，該下班下班。戶外活動有限，確實有些人患抑鬱症。但是日照出來就好了，出門看見朋友，特別興奮。」「嗨，好久不見，你長胖了，他長高了！」

「漆黑的隆冬，沒有遊客吧？」Joy的問題多。

「No, No！冬天有冬天的美，冬天有

冬天的玩法。雪呀，冰呀，照上去是透明的，像藍色水晶。我參加過兩次極夜旅行團，還看到兩條鯨魚。」

「鯨魚很大嗎？」「北極的鯨魚不是很大。是他的三倍而已。」說着她指向丈夫。這位夫人真能比喻。

「除了旅行就待在家嗎？」我感興趣他們冬日的起居。

「極夜裏我們的雪上活動多，滑雪，乘馴鹿奔跑，追逐北極光，看稍縱即逝的日照，騎雪地摩托，滑雪橇和狗拉雪橇。還有垂釣，鑽一個洞，把魚線放下去，誘魚兒上鉤。還有聚會串門，從這艘房船到那艘房船。冬天玩着過！」我以為北歐人冬天只有孤獨，因人而異吧。